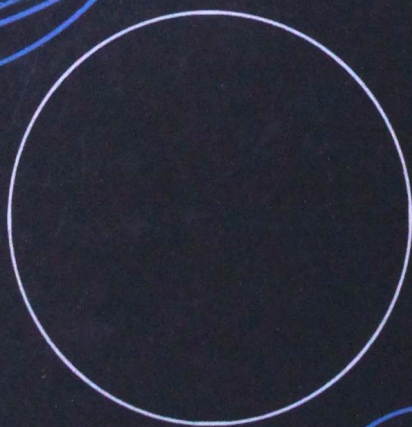


C R I T I C A L L I V E S

OCTAVIO



伯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 R I T I C A L L I

014011895

K837.31
04

OCTAVIO

[英] 尼克·凯斯特 著
徐立钱 译



帕斯



北航

C1698471

K837.31
04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8-48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帕斯 / (英) 凯斯特 (Caistor, N.) 著; 徐立钱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301-21820-4

I. ①帕… II. ①凯… ②徐… III. ①帕斯, O. (1914 ~ 1998) — 评传

IV. ① K837.3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4755号

Octavio Paz by Nick Caistor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2007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Copyright © Nick Caisto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 REAKTION 出版公司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书 名: 帕斯

著作责任者: [英] 尼克·凯斯特 著 徐立钱 译

责任编辑: 张善鹏 姜 贞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820-4/I·257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5.25 印张 105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七十岁时的奥克塔维奥·帕斯，摄于英国。

目 录

001 引 言

007 第一章 发现一种声音, 1914—1937

031 第二章 选择一种立场, 1937—1943

055 第三章 新的启程, 1943—1953

083 第四章 向外拓展, 1953—1969

109 第五章 把一切带回家, 1969—1990

131 第六章 燃尽火焰, 1990—1998

143 注 释

155 部分参考书目

引 言

诗人、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出生于1914年，适逢他曾称之为笼罩在他头上的“两颗黑暗的姊妹星”：墨西哥国内革命引发的暴力此起彼伏；欧洲正经历着爆发于同年年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在其所有的作品中，帕斯通过对自我人生道路的探索寻求着诗意的表达，同时也在试图界定自己的身份，并以此作为对这段充满破坏与恐惧的历史的回应。与他几乎同时代的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认为拉丁美洲远离欧洲以及它的传统，让他可以自由地与这些传统展开对话而不会受到其民族性的限制。然而对于帕斯来说，墨西哥远离欧洲的现实对他的影响十分深刻。墨西哥人讲的是西班牙语，并且继承了西班牙的文学和思想，但是这种继承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中。他们还不得不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进程展开抗争，并做出适当的回应。正如1950年出版的《孤独的迷宫》(*El laberinto de la soledad*)和1980年代以来写作的《修女胡安娜或信仰的陷阱》(*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 o las trampas de la fe*)等散文作品以及许多最雄辩的诗作所体现的那样，帕斯的许多文学创作是对这种分裂的墨西哥身份的尝试性界定。除此之外，他的其他诗作则是他对自己在这种复杂传统中的位置的探求。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致力于将语言从人们日常已经接受的意义中解放出来，以便创造出新的事物。

这种创新的努力并非孤芳自赏。他赞同雪莱关于诗人是“人类未经承认的立法者”的观点，并始终坚信诗歌创作是一项极为严肃的事业。1997年，他参加了墨西哥城举办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基金会的开幕式，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开幕式期间，他跟墨西哥总统讲了许多类似的肯定诗歌创作价值的话。在精神上，他和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的联系最为紧密。两人都坚信文学是一种道德探险，这种探险因为历史上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而显得更加重要。同时他们还认为，在这种探险中，行动和表达的真实性对于重新恢复人类的自由来说至关重要。

帕斯对个人和民族身份定义的探索也与博尔赫斯截然不同。这位阿根廷作家认为身份总是在不断变化，几乎无法界定。但是，对于帕斯来说，这正表明有一系列面具需要被抛弃，以便让隐藏其后的真理得以显现。他的一生不得不与自己所继承的两种传统进行抗争。其一来自他父辈的巨大影响：他身份中那些极其复杂的墨西哥元素。其二则是来自他身边的女性方面的欧洲元素：他的母亲和首任妻子埃琳娜·伽罗（Elena Garro）都是第一代西班牙裔墨西哥人，而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何塞·特拉米妮则是法国人。他在《孤独的迷宫》中对历史上墨西哥遭受的来自西班牙的“强暴”着墨甚多，但与此相反，在他自己的家庭里，让西班牙女性忍辱负重并遭受所有苦难的却是粗暴的墨西哥男性。

除了自己家庭的身份之外，帕斯还经常试图界定并修正他对墨西哥以及墨西哥在世界上位置的思考。在他年轻时，革命的结

果尚未确定：他和许多其他人都认为墨西哥可以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在某种方式上以苏联为参照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随着 1930 年代来临，事实越来越明显，墨西哥走的是另一条道路。革命制度党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的创建与巩固创造了某些独特而又模糊的体制。虽然在外交领域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了近 25 年，但是他经常质疑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即使是在晚年当他成为墨西哥文坛德高望重的巨匠时——尤其是在他成为当时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作家之后——他依然继续敦促革命制度党推进改革以使墨西哥成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现代民主国家。

帕斯曾经在犀利的散文和许多其他公众场合表达过这些观点。这使得他与那些在他看来垄断着墨西哥学术和知识的左翼正统信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他开始拒绝任何将革命作为解决墨西哥以及其他拉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层次问题的灵丹妙药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国家中的社会不公还没有发展到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的程度：他希望它们选择一条以清醒批评为基础的民主改革的道路。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相反，他觉得革命经由诗的真实和个人反叛就会到来，尽管他并不能肯定这种革命是否仅仅是人类博爱的昙花一现。

他与墨西哥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只是他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冰山一角。他是最后的“纯文人”之一，除了诗歌写作之外一无所长，但却坚信这种创作也可以承担道德责任，可以让他表达自己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物的看法。他是一位真正的业余选手，始终坚

信充满激情的探究可以无所不及。在访谈中，他对当时涉及的话题都保持着一股年轻人般的热情，总是旁征博引各类知识，并不时就头脑中闪过的问题发问，就好像他总是第一次谈及这些问题似的。而在访谈结束时，他总是会问：“我说的不会很肤浅，对吗？”相同的灵感的泉流也在他的散文和诗中熠熠生辉：几乎没有其他哪一位智者具备这种可以在谈话与创作中都能游刃有余的能力。

在他 1998 年去世的时候，他被誉为墨西哥国内外最伟大的 20 世纪诗人之一，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散文家之一。从那以后，他在自己国家的声望逐渐黯淡。“学术界”开始转移兴趣，并且试图忘记他。奥克塔维奥·帕斯基金会收集了大量宝贵的论文、手稿、照片和其他资料，但是由于他的遗孀玛丽·何塞·特拉米妮不愿意某些墨西哥学者对它别有用心地利用，便不得不关门大吉。执政七十多年后，革命制度党在大选中败北。新的国家行动党（Partido de Acción Nacional）对旧政权曾经提供的所谓“祖传的”恩惠几乎不感兴趣。它更喜欢让墨西哥人沉迷于某种帕斯所极力批评过的“轻浮的享乐主义”中，并且几乎放弃了对每个墨西哥人探寻自己身份有利的界定民族性格的努力。

在一次访谈中，帕斯曾经提到一个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当时，有人问亚历山大大帝在阿基里斯与荷马两人之间他更喜欢谁。亚历山大大帝很自然地选择了希腊英雄而不是荷马，因为他认为荷马仅仅是记录其他英雄人物事迹的“鼓手”。帕斯认为这一看法很荒谬。作为一位诗人和把自己一生都献给了写作事业的人来说，为历史事件作见证更为重要。而且，他认为诗本身就是一种

在场，不管它的力量多么微不足道，它总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然而，作出这一断言并不容易。在专论诗歌声音重要性的文章《其他的声音》中，他提出了一个让几乎所有 20 世纪诗人都无法安宁的问题：“任何关于诗的反思都应该从这个问题开始或者以这个问题结束：什么人在阅读诗作？有多少人在阅读诗作？”

同巴勃鲁·聂鲁达 (Pablo Neruda)、塞萨尔·巴列霍 (César Vallejo)、尼古拉斯·纪廉 (Nicolás Guillén) 一样，帕斯自己是为数不多的拉美重要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对于那些世纪末出生的人而言并不陌生。这些作品对文学力量提出了挑战，从而让文学之声为人们所能听到，而不致淹没在历史毁灭性的怒吼声中。尽管深深扎根于墨西哥及其身份的复杂性中，但是帕斯坚持认为诗歌追求代表着一种基本的人类价值，因此他的作品能够跨越一切疆界与无数读者产生共鸣。

第一章

发现一种声音，1914—1937

帕斯 1914 年 3 月 31 日出生于墨西哥城。就在这个春天，人们亲眼看到一个黄金时代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以悲剧告终。1910 年，墨西哥国内爆发了革命暴力运动并于次年迅速推翻了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的统治。然而由于不同派别争权夺利，革命暴力仍然折磨着这个国家。就在帕斯的父亲奥克塔维奥·帕斯·索罗尔萨诺（Octavio Paz Solórzano）出生一个月之后，美国军队乘墨西哥国内时局动荡之机占领了韦拉克鲁斯港口（veracruz）。而在一年前，墨西哥城市中心就已经遭受了被人们称为“悲情十日”的战争磨难。当时，对立派别在总统宫殿和附近的修塔德拉城堡之间相互发射炮弹并猛烈交火。战斗导致五百名平民丧生，总统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在被捕之后随即被害。奥克塔维奥年轻的祖父伊雷内奥·帕斯（Ireneo Paz, 1835—1924）在旧城市中心曾经拥有一家打印店，但是这家打印店在 1914 年各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却横遭抢劫。尽管已经 80 多岁，但是老人还是决定举家迁出市中心，转移到当时还与大都市完全隔离的相对安宁些的前哥伦比亚小镇米斯科阿克。

祖父对于年轻的帕斯有着非同寻常的巨大影响。他的存在使得少年帕斯与祖父本人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 19 世纪墨西哥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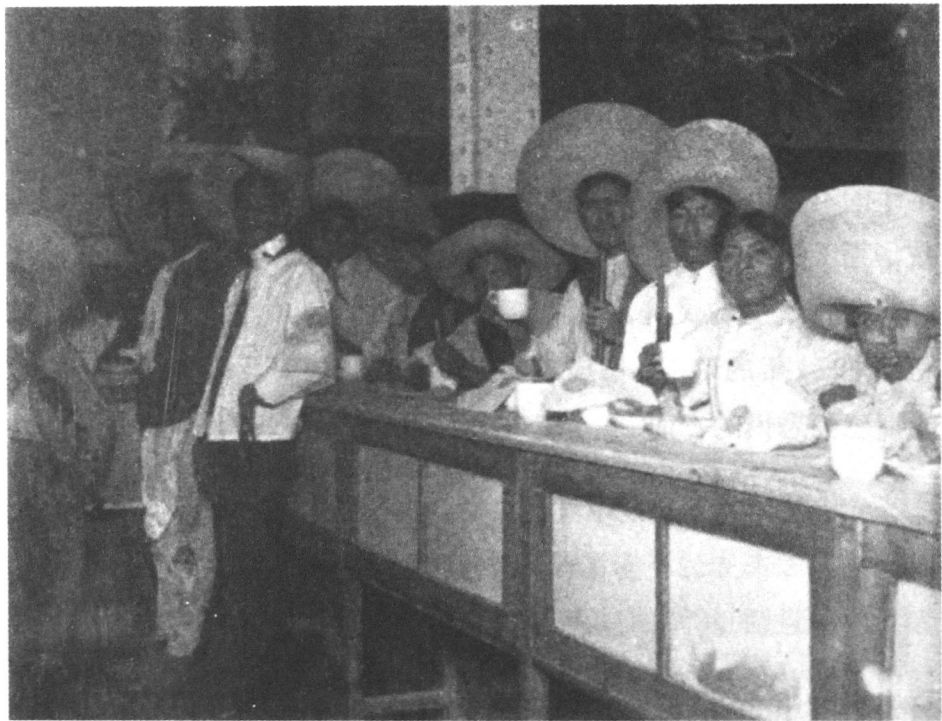
立战争和一般意义上的墨西哥历史建立了直接联系。当时, 伊雷内奥·帕斯是一位律师兼记者。他支持 1850 年代贝尼托 (Benito) 领导的自由革命——后者是来自奥克萨卡 (Oaxaca) 的萨帕台克 (Zapotec) 印地安人, 而且曾经是墨西哥第一部共和国宪法的牵线人。19 世纪 60 年代, 他还参加了阻止法国扶植奥地利皇太子成为墨西哥皇帝的战斗, 并因此晋升为陆军上校。尽管伊雷内奥·帕斯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但是到 19 世纪 80 年代时, 他却积极支持波费里奥总统推行的实现墨西哥现代化并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他后来成为联邦国会议员, 同时也是一位多产作家, 除了自己的回忆录之外, 还写过一些历史小说和剧本, 并为波费里奥·迪亚斯写过传记。他还是“本土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这一运动首次试图让那些曾经被剥夺了话语权、被边缘化的土著居民成为民族叙事的主人公。这让帕斯很小就兴奋不已。

同时, 帕斯一家还广泛接受外来的各种影响。尽管反对法国的侵略, 但是直到 1880 年代, 伊雷内奥·帕斯仍然认为法国是现代性的象征。1889 年, 他甚至作为世界博览会 (新近完工的埃菲尔铁塔是本届展会的主要亮点) 的参展人到巴黎旅行。在那里, 他展示了自己的印刷和装订技术。^[1] 帕斯的祖父带回了所有最新的法国文学, 并将它们作为经典收藏于他的图书馆。许多年以后, 他将会教导他年轻的孙子欣赏并尊重法国的思想和文学。这一“法国情结”还获得了当时和帕斯一家住在一起的性情古怪的未婚姑妈阿玛利亚的支持。很显然, 她除了鼓励这个年轻的孩子阅读法国儿童作家的作品之外, 还鼓励他阅读卢梭、维克多·雨果和米什

莱的作品。帕斯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课程：他长大后在巴黎度过的两年时光收获颇丰，而孩童时养成的阅读法语书籍的习惯则一直伴随他的一生。对于他来说，法国在许多意义上都是他知识的家园。1989年，在他亲自从法国总统密特朗手中接受了托克维尔奖时，他以“法国文学一直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家园”作为谢词。^[2]

批评家们发现，帕斯能够将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与热切接受其他传统熏陶的开放心态结合在一起，这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祖父。不管它的起源是什么，这一态度常常使得长大后的帕斯（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与墨西哥左翼知识分子产生冲突。他们认为要成为真正的墨西哥人就必须拒绝所有的外国影响，而且必须将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创造一种特定的“墨西哥”文学和艺术。帕斯始终拒绝接受任何关于这些命题的狭隘定义。他的家庭经历使他意识到成为真正的墨西哥人涉及一个复杂的传承问题，而他在美国、欧洲和远东的旅游经历则促使他致力于在与其他文化的差异中寻找自己文化的定义，而不是（如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民族主义文学团体所称呼的那样）仅仅寻找“大地上的”本真文化。

帕斯的爷爷虽说有点严厉，但似乎是一位和蔼的老人。但是他的父亲奥克塔维奥·帕斯·索罗尔萨诺，也就是伊雷内奥·帕斯最小的儿子，对于帕斯却有着不利的影响。这位父亲也是一位律师。1910年革命爆发后，他很快捐出土地以支持来自南部的革命领导人米里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萨帕塔脾气暴躁，是致力于土地改革的最坚定的革命领导人，曾动用武力来征用许多属于地主的面积庞大的庄园或牧场。1914年，他的军队占领了



1915 年，萨帕塔支持者在墨西哥城的桑伯恩 (Sanborn) 喝咖啡。

首都（即使是在那时候他就抱怨城市“不适合人类居住”，因此据说在首都只逗留了一个晚上）。大致是在这段时间里，帕斯的父亲作为土地改革方面的律师以及萨帕塔的私人秘书与其并肩作战。1920 年革命结束后，老奥克塔维奥·帕斯继续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并且被选为国家农业党 (Partido Nacional Agrarista) 的全国代表。部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所以他长期不在家。然而，当他真的回来之后，他的暴力倾向却似乎常常打破了家庭的宁静。

六十多年后，奥克塔维奥·帕斯曾经在一首长诗中忆起过他的

童年。这首长诗最初标题为《内在的时间》，后来改为《往事清晰》。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多层含义的标题，包含“真实地复制过去”和“使事物变得清晰”两重意思。在长诗中，帕斯审视了这些早年的岁月以及它们将他塑造成作家的方式。他所引用的威廉·华兹华斯《序曲》中的题词清楚地解释了诗作的寓意：“美好的童年时光占据了 my 灵魂，/ 我在美和恐惧的抚育中成长……”在这首写于 1974 年的诗中，他描述父亲时强调了他对幼年帕斯影响中让帕斯感到恐惧的一面：

从呕吐到口渴
 捆在酒精的马驹上
 父亲往返于火焰中^[3]

另一首写于 20 世纪 60 年代、并穿插于作者所写的关于印度数年生活的思考和感受中的诗作《东山坡》(*Ladera este*) 探讨了祖父和父亲对他少年时代生活的影响。诗作的副标题是“墨西哥人之歌”。可能是因为它就像一首叠句一样不断涌入他的脑海，因此这首诗召唤回了这两位老人的声音，并且把他们与墨西哥历史上的暴力行动以及那些充满危险的决定性时刻连接在了一起：诗作谈到了 1860 年代法国的入侵，波费里奥·迪亚斯日益专横的漫长统治以及 20 世纪的革命领导人。和他们充满暴力、冒险、“火药味十足”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帕斯自己当时迷茫的状态：

我的祖父在喝咖啡时，
 和我讲述华雷斯与波费里奥